第一部分　　地区概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度崛起的西欧和中欧经贸合作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欧洲司司长　　何新浩

西欧是现代工业的摇篮，人类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当代最主要的发达地区之一，它对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欧国家是我国的传统贸易伙伴，也是我国现在和将来的重要经济贸易合作对象。了解和研究西欧的经济和市场，对发展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西欧是指前苏联和东欧集团以外的欧洲国家。东、西德统一以后，西欧的地域概念已包括了全部德国。这个地区包括了大小 20多个国家,欧盟 15 国占最主要的地位。欧盟土地面积约 323.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7亿。

西欧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是曲折的。这个地区最早实现了高度工业化。钢铁、机械制造、造船、运输车辆等基础工业一直处在世界的先进行列，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较早实现了现代化。不幸的是这个地区曾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对其经济曾一度产生过很大的破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经济摧残是空前的： 5000 余万人丧失了生命，直接的物质损失超过 2600亿美元,数以 10 万计的城市和乡村被夷为平地。二战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欧洲在战争的废墟上再度崛起，成了今天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当前，西欧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标志是：(1)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形势为西欧的经济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二战结束时，出现了两超和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西欧曾处在北约和华约两集团对抗的前沿阵地。西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深深依赖美国。80 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解散，西欧长期面临的威胁迅速消失，原先对峙的东欧国家，从敌变友，成为靠拢自己的“联系国”，有的国家还要求加入西欧区域经济集团。这一重大变化大大增强了西欧发展的国际空间。 (2)欧洲联盟的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西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并且正朝着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共同防务、共同外交政策的方向发展。50年代初,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6 国,建立了“煤钢联营”。在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实行了联合。英国、爱尔兰、丹麦等国建立了“自由贸易联盟”,在流通领域中实行了联合。70 年代，两个经济组织的成员，又联合组成了“欧洲共同体”,实现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 90 年代,欧共体又演进为“欧洲联盟”,在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一体化目标：建成经济货币联盟、发展单一货币、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实施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实行司法、内政合作，建立统一的警察力量等。欧盟的成员国已经扩展至 15 个，没有加入欧盟的另外主要的欧洲国家挪威、冰岛、瑞士也以经济区的形式，紧紧地连在一起。欧

洲联盟的经济实力已空前壮大，1994 年，生产总值达到 6.9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欧洲联盟的建立对欧洲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欧洲，即成员国自身的影响主要是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1)扩大了市场，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据估计，由于边界限制的取消，缩短过境时间，使运输成本节省了 50%。建材、电器、机械等行业，由于统一了标准，使有的企业节约成本一半以上。据专家估计，在欧共体阶段，工业成本平均下降了 7%。(2)扩大了竞争，提高了效率。大市场的建立，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竞争。统一的法律和规则简化了经济交往中的手续和缩短了等待的时间。在欧共体 12 国的时期，各成员国的法律有 3600 多个，一体化以后简化至 270 多个。据估计，这些因素可产生 6.1%的价格抑制效益。(3)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市场变化及产业竞争的加剧，各成员国政府都不得不重视和重新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大力引导优势部门的发展，放弃和淘汰一些"夕阳工业"。(4)加速科技进步。欧盟成员国之间，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合作，如联合研制大型客机、智能计算机以及振兴电子工业等。(5)扩大就业机会。据估计，在 90 年代，可以创造 150～1500万个新的长、短期劳动岗位。(6)增加了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欧洲大市场实行对内商品自由流通，对外统一关税和非贸易壁垒，使美、日、加等发达国家为了享受内部优惠和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加大对欧盟的投资。总之，欧盟的建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加强欧洲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欧盟的建立和发展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有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正面来说：(1)它加速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由于欧共体和欧盟活力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效仿，建立和扩大了许多区域化的经济集团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联盟、东盟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欧盟的影响。(2)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与欧洲的经济交流。由于欧盟实行了统一的对外贸易规则以及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边界限制，外部国家的商品进入了欧盟任何一个国家就等于进入了整个欧盟。简化了的行政手续加速了商品流动。它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增加了对盟外国家的竞争压力。在欧共体内部市场上，非成员国输往欧盟国家的商品，遇到了成员国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强有力的竞争，因为成员国享受盟内的各种优惠，外部国家是难以竞争的。在盟外市场上，欧洲实行了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增强了讨价还价的实力。正负两方面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欧盟的政策走向。如果欧盟采取开放的政策，它正面影响就扩大，反之，负面影响就会加深。

欧洲联盟国家在中国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中国的传统贸易伙伴，而且是经济领域中的多方位合作者。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欧双边贸易迅速增长。据中国的海关统计，1994 年，中国与欧盟 15国的贸易总额达 340亿美元，比 1993 年增长 21.6%，比 1980 年增长了 5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4.4%。目前，欧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欧盟国家的企业到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日趋活跃。1979年至 1994年底，欧盟成员国来华投资项目共 4570 个，协议金额 131亿美元，已经投入到位的 40.8 亿美元。欧盟国家来华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大，生产性企业多，技术含量高，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直接的私人投资以外，欧盟国家的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优惠贷款。从 1979年至 1994年，各成员国向中国承诺的政府贷款金额累计达 100亿美元，约占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 1/3。

欧盟国家在我国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中一直居重要地位。从 1980年至 1994年底，从欧盟引进的技术合同和设备合同，据不完全统计达 2288 项，金额达 196.9亿美元，占中国同期引进技术总额的 43.8%，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居首位。

欧盟在资助中国培训人材、科技合作、援助发展等方面都对中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如在大城市发展奶品生产、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等。此外，欧盟对中国输欧的部分工业产品实行普惠关税使中国受益不少。所有这一切都是中—欧良好经贸关系的体现。

然而，欧盟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中，无论是在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方面，目前所达到的规模与双方所具有的潜力以及双方人民的愿望相比均很不相称。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它已经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在世界市场上份量最重的实体，但双边贸易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只占不到 15%，

而小于日本、香港和美国。欧盟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和实际金额只有美国的一半，与日本相比，实际金额也只有日本的一半。对华贸易在欧盟的外贸总额中也只占 3%。

发展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前景是广阔的。双方在资源上和经济结构方面均各自存在着比较优势，有很强的互补性。欧洲的森林产品如纸张、纸浆、木材等在中国有长期的需求，而中国的生丝、有色金属都是西欧工业不可缺少的工业原料。从经济结构上看，西欧在机器制造、电子通讯、仪器、交通和航空器材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引进和购买的商品，而中国纺织品、鞋类、玩具等日用品的生产成本比西欧低，这些都是双方能够长期进行互利交换的客观基础。即使将来中国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双方仍可以在更高层次进行国际分工。此外，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以及资源丰富、劳动力和技术人员成本低等优势，是西欧企业家理想的投资市场。

中国与西欧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现实和长远的利益。只要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尊重、真诚合作，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欧洲联盟的形成与发展

海关总署调研员　　冯存诚

在当今世界上正在形成的多极格局中，相对于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这些民族国家而言，欧洲联盟则是一个由 15 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集团。从欧盟自雏型逐步发展壮大到现今规模的 45 年历史进程来考察，它无疑是当代国际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进程中诵现出来的几十个超国家集团中建立最早、合作机制最完善、所获成效也最突出的一例。还在冷战时期，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即成为五大洲许多国家建立区域性集团所效法的榜样，在现存的三四十个国际性、区域性合作集团身上，均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发现欧共体的影子，足见其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广泛程度。冷战结束、两大阵营的对峙不复存在后，欧共体由于挣脱掉冷战格局强制给它的政治、军事、经济负担，得到了阔步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确立其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的难得机遇。欧共体各国的政治家们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时机并紧紧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自 1988 年以来 ,欧共体进程的加快、《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 马约”)的签署、欧洲联盟的出现、欧洲经济区的建立、欧洲军团问世、欧洲货币局开始办公，无一不是富有说服力的例证。那么，欧共体加速其一体化进程的意图及动力怎样，欧洲联盟一体化的前景及其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何如？温故而知新，为了从根本上把握欧盟的未来，我们确有必要回顾一下欧洲联盟及其前身所走过的全部历程。

一、欧共体的一体化进程

欧共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一个跨国经济组织，但欧洲的政治家们自该组织建立伊始即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就是通过欧洲的大联合，缔造一个囊括全欧的统一大市场，建造一支统一指挥、步调一致的军队，最终实现一个外交、安全政策统一的欧洲联邦，以求达到图存、图强的大目标。截至 90 年代中期，欧共体的一体化进程大致经历了 3 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一)欧洲煤钢联营组织的形成

世界上第一个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出现在西欧并非偶然，这一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国家间建立经济联盟的悠久传统。在欧洲经济发展史上曾谱写下灿烂篇章的汉萨同盟，其 160 多个成员邦、国，分布在今天的德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地 ,甚至还延伸到了波兰境内。这个同盟既是商业联盟，又是政治联盟，它足足延续了 300 年以上。在现代，比利时与卢森堡于 1921 年建立了比利时一卢森堡经济联盟，两国开始了迄今不衰的经济合作，并卓有成效。 1948 年，这一联盟的范围又扩展到荷兰，三国成立了比—荷—卢关税联盟。10 年之后，这一联盟又升级为有效期 50 年的经济联盟。此外，德国的莱茵河流域、萨尔省同

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以及卢森堡在经济上至少自 19 世纪起就建立起极其密切的关系，许多大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间难以割舍。凡此种种，乃是欧共体得以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历史基础。到了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又发挥出了极大的凝聚力，最终使西欧国家的联合从仅仅立足于历史基础上的可能性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联合的现实最先体现为欧洲煤钢联营组织的诞生，它也是欧盟或欧共体的雏型。

1. 法国和德国是欧共体的倡议国与轴心。早在 1950 年 3 月，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首先提出了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倡议，并指出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可以先“从关税和经济着手”。法国政府积极响应这一倡议，莫内—舒曼计划（草案）随即公布。

2. 法国埃克斯大学的保尔·路透于当年 5 月勾划了让·莫内于当年 5 月勾划了让·莫内关于实现其计划所需要的关于煤钢联营的大胆框架。在此基础上，莫内—舒曼计划正式公诸于众。该计划的两个重要构想是：第一，给予一个独立的欧洲机构以最高职责，切实掌握经明文规定的权力；第二，建立一个由最高司法机构监督的法制共同体。

3. 1950 年 6 月 21 日，在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主持下，召开了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参加的会议。在此基础上，六国政府代表在 1951 年 4 月 18 日正式签订了在此前一个月草签的由各国参加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至此，欧洲煤钢联营组织正式成立。依照该条约的规定，该组织成立了 4 个相应的机构 由 9 名成员组成的高级机构；部长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 1 名部长组成；共同体议会；共同体法院。随着煤钢联营机制的运行，到 1954 年，煤、焦炭、钢、生铁和废铁的贸易壁垒在六国范围内便趋于消除；而贸易的顺畅进行又为生产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 6 个成员国的经济水平已大致恢复到二战前的基准。煤钢联营的出现与成功，对六国建立经济共同体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大大增强了六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信心。

(二)欧共体的建立

欧共体的建立是西欧实现一体化的第二阶段。众所周知，按照 1957 年 3 月 25 日在罗马签订的《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欧共体于 1958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根据‘罗马条约”的要求，欧共体各成员国不仅要建立关税同盟，而且应把经济一体化扩展到包括工农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部门。此外，该条约的倡导者们还高瞻远瞩地勾勒出未来欧洲的前景蓝图，即“经济一体化不是这一进程的终极”，“目标是要一步一步地，首先通过经济一体化，随后政治一体化，最后军事一体化，而达到欧洲的统一”。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欧共体的建立无疑是迈向欧洲统一大目标的极其关键的一步。

在从 1958 年到 1985 年的 27 年中，欧共体经济一体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建立了相应的内部市场。其标志是，第一，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半，于 1968 年实现了关税联盟；第二，成员国之间完全取消了贸易限额和关税壁垒，实行了工业品免税自由流通，而对非成员国则按统一的关税税率征税；第三，欧共体制订了共同的农业政策，实行农产品统一价格，取消差价税，建立农产品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第四，成员国之间基本实现了人员自由流通，所有成员国的公民在欧共体范围内都可以不需护照自由往来。来自其他成员国的移民工人完全享有同所在国公民同样的就业、居住、社会保险等方面福利的权利 第五，欧共体制订了共同的外贸政策，授权执委会统一代表各成员国同非成员国谈判，等等。

2. 欧共体三次扩大。第一次，1973 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英国曾是欧共体的激烈反对者与有力竞争者。为了同欧共体抗衡，英国于 1960 年拉起了专门与欧共体对抗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曾几何时，它就从 1972 年起多次要求加入欧共体，也理所当然地遭到多次拒绝——欧共体各国怀疑英国将在欧共体内部为美国控制欧共体发挥一种‘特洛伊木马’的作用。直至最坚决的抵制者戴高乐将军逝世，英国才得以加入欧共体。英国对欧共体所持态度发生 180 度大转变，正是欧共体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明证。第二次，1981 年希腊加入欧共体。第三次西班牙、葡萄牙于 1986 年 1 月 1 日加入欧共体。欧共体的三次扩大雄辩地表明，该组织不但在欧洲站稳了脚跟，而且其影响力及活动范围，均得以扩展。

3. 欧共体创建了自己的货币以及联合浮动汇

率机制。欧共体各成员国商定，把“埃居”(ECU)作为各成员国共同的货币，并取代原来的欧洲记帐单位作为内部记帐和结算的手段。“埃居”币值的形成以各成员国的货币为基础，各按一定的比重参加进去，各国货币在“埃居”币值中所占比重，取决于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总额在欧共体总体中所占比重。这种结构一般 5 年调整一次。这一体系自 1979年 3月起正式生效。

为了稳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欧共体对内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允许参加国各种货币间的波动幅度上下限各为 2.25～6%。各成员国对外则实行联合浮动。当内部汇率波动超出限定幅度时，由欧共体货币委员会实行干预或调整汇率。

为健全和保障联合浮动汇率机制的有效运行，欧共体还建立了欧洲货币基金。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后，有效地抵制了国际金融市场上多次剧烈动荡的金融风潮的冲击；其内部汇率经过 11 次调整，稳定了各成员国的货币汇率，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欧共体的建立与成长对于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1. 随着欧共体的形成，增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协调，从而促进了各成员国生产关系的适当调整，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上述联合浮动汇率机制的作用即为明证。

2. 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各个成员国的核能、宇宙航天、超音速飞机、大型民航客机、生物工程、大型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与相关科研机构的兴建和发展，缩小了同美国在许多技术、工艺项目上的差距。

3. 欧共体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各成员国的外贸尤其是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高度增长。1955～1972年期间，欧共体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 5.5倍，而同期全世界的出口总额只增长了 3.3 倍；六国间的贸易额增长了 9 倍，年均增长 14.4%，而同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年均增长 11.4%，全世界贸易额的年均增长仅为 9.1%。

4.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欧共体的国际竞争能力空前提高。它通过建立关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不仅顶住了美国一再坚持的关于拆除关税壁垒的蛮横要求，而且不断削弱着美国在西欧的贸易和经济地位，最终减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1958～1976年期间，对美国的进口贸易在欧共体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从 12%降至 5.6%左右；1972～1976年，对美进口贸易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也从 8.1%降至 6.1%。这是因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同欧共体之间的贸易往来规模大大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对美贸易所致。

5. 欧共体实施的欧洲货币汇率机制，有力地阻止住美元危机对西欧的冲击和干扰，削弱了美元在资本主义金融界的绝对霸主地位。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美国对欧共体国家的态度由主仆关系逐步改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这表明，欧共体的建立所获得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利益，而且在世界政坛上也大大提高了西欧的地位和影响。

（三）“白皮书”与“单一欧洲文件”的提出

继五六十年代的飞跃发展后，欧共体在 70 年代中期和七八十年代之交也两度遇到遍及西方世界的周期性经济衰退的严重干扰，经济增长和一体化进程均明显放慢。到了 1983 年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纷纷走出谷底，欧共体诸国相继全面复苏，如何进一步推动欧共体的一体化进程，又一次地提到各成员国首脑们的日程上来。“白皮书”和“单一欧洲文件”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应运而生。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的提出，标志着欧共体进入了以内部统一大市场为目标的新阶段。该阶段的起讫时间大致从 1985 年或 1986 年起直至 1992 年底止。

所谓“白皮书”，系指欧共体委员会于 1985 年 6 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并获通过的、关于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建成一个没有边界的内部统一大市场，完全实现商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通的宏伟目标。而在 1985年 12 月的欧共体首脑卢森堡会议通过、定于 1987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单一欧洲文件”(又译为欧洲一体化文件，原文的英文名称为“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则把欧洲建设的目标、范围及其一体化运行机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把欧共体的活动领域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技术、环境等方面，尤其是通过了欧洲政治合作条约，使欧共体在政治合作方面具有了更高的形态和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

“单一文件”还明确规定限制使用否决权，扩大“多数决定”的范围，增加执行机构的权力，从而使欧共体近几年来在决策效能和行动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于 1989 年 4 月 17 日向正在举行的欧共体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提交了关于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三阶段方案的报告。

经过各个成员国的不懈努力，截至 1992 年底，欧共体在本阶段所取得的可观进展包括：

1. 有关消除市场障碍的措施有 90%以上已得到欧共体各机构批准，有 79% 已转化为各个成员国的法规。

2. 为解决各成员国之间人员自由流动而在 1990 年签订的《申根协定》在 9 个成员国(英、丹、爱 3 国除外)提前实施。而直至 1993 年 1 月 1 日,欧共体全面实行的还只是商业运输主要是卡车运输的自由过境。

3. 欧共体各主要经济部门的内部市场业已形成。到 1993 年，各成员国的民用航空业已全部放开价格；电信业在设备和业务方面将实行公开竞争；金融服务业对各个银行完全放开。

总之，在二战后两极格局的条件下，作为美国盟国的欧共体，经过三个阶段的过渡，在一体化方面确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而 1993 年 1 月 1 日基本建成的内部大市场，即为其取得巨大进展的根本性标志。正因为欧共体在一体化方面已打下如此坚实、深厚的基础，各成员国才可能产生进一步建立欧洲联盟的决心与信心，即通过实现经济与货币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远大目标，争取恢复欧洲昔日曾拥有的‘世界中心’地位,从而傲然屹立中未来世界新格局之中。

二、“马约”与一体化新进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共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揭开以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为最后目标的新篇章。而欧共体之所以跨出这一历史性的步代，则是国际大环境变化使然，也是欧共体各国政治家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一)‘马约’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约”是欧共体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于 1991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荷兰南部小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期间签署的。“马约”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主要在于：

1. 两极格局终结，国际大环境及欧洲的地区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世界两极之一的苏联猝然解体，与欧共体各国对峙了 40 余年的‘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烟消云散，欧共体面对的严重压力不复存在，长期以来促使欧共体产生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自诩赢得了历史性胜利的美国更加野心勃勃，四处伸手，力图建立以美国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因此，它不仅不打算撤走在欧洲的驻军和各种影响，反而要变本加厉地予以加强。美国一再插手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事务，千方百计地使那里的局势复杂化，一再阻挠可能发生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正是为了向欧洲显示力量：如果不经过美国这个最高主宰,任何国际问题都不可能顺利解决。再者,日本的迅速崛起，也对欧洲在经济技术和金融实力方面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使西欧国家面临着被挤出科技大国行列的危险。还有，曾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亚太诸国,自 1989 年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秘书处特别是 1993 年 12 月第一届亚太各国首脑正式会议(西雅图会议)以来,成立区域化合作组织的步伐大大加快；借助东亚各国多年来保持的 6% 以上的高速度，亚太地区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变为世界经济的心脏部位。正是在亚太这种强大攻势下，素来以白人文化作为亚太地区代表自居的澳大利亚，近几年已宣布实施‘脱欧入亚’的国策。为了保持并提高西欧在亚太等地的传统重要地位，欧共体各国只有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对欧共体实行反思和改组，实施一种更有效地促进各国科技事业分工协作、促使市场诸因素生机勃勃的机制，最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各成员国的潜力与积极性。

2.“马约”是欧共体国家长期成功合作的必然升华。

欧共体 40 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每当这一超国家组织的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个层次时，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就会令人信服地大幅度提高，而每个成员国也无一不受益非浅。而当着欧共体一体化程度连续多年停滞不前时，该集团的经济、政治面貌就难以迅即改观，就难以抗御国际性的危机和突变。60 年代的前 8 年与 70 年代的后 6 年，恰恰可以作为欧共体上述两种状况的代表。因而，敏锐的欧共

体政治家们总是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不失时机地提出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把欧共体推向一体化的新阶段。“马约”就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新阶段，但它与以往新阶段不同，它不仅得到了惯常的内在动力，还得到了两极终结这种罕见的外在动力，因此这一阶段同以往的发展阶段相比，它不是一种渐变，而是一次飞跃。尽管表现出比较超常的形式，但“马约”并非飞来之客，而是在欧共体国家长期成功合作的历史基础上的必然升华。它是事物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欧盟各国领导人齐心合力推进的结果。

3. 欧共体各国领导人不失时机的多方努力使然。

在“马约”签署之前，各国领导人在紧锣密鼓中多方奔走，终于赢得了预期的成果。他们的多方努力表现在：(1)大造舆论声势。1989年底，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新年文告中称：“欧洲将不再是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认识的那个欧洲……。昨天，它还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明天，它将像回到自己手里那样回到它的历史和地区中去。”德国总理科尔则在 1990 年 3月 19 日的讲话中，画龙点睛般地勾勒了未来欧洲的具体形象：“除了在 1992 年 12月 31 日前实现内部大市场、成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外，我们还将向政治联盟的目标前进。”(2)确立了建立欧洲联盟的时间表，以明示各成员国今后努力的大方向。根据科尔和密特朗的联合建议，欧共体首脑们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以及政治联盟可望于 1993 年 1月 1 日生效。(3)欧共体决定扩大和强化有关机构的职能，特别是欧共体执委会和部长理事会的职权，并扩大欧洲谘的权力。(4)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于 1990 年 4月初决定，从 1993 年 1月 1 日起建立双方的“内部市场关系”。

在做了上述准备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后，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召开的时机便已经成熟了。

（二）“马约”与欧洲联盟

在 1991 年 12月 9 日至 11 日召开的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欧共体首脑们通过了两项条约：一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二是政治联盟条约。在此基础上，欧共体 12 国首脑又于 1992 年 2月 7 日在同一地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从此，欧共体也就更多地被世人称为欧洲联盟。

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规定，这一过程将分 3 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自 1990 年 7月 1 日开始，到 1993 年 12月31 日结束。其任务是在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同时，欧共体各国的货币应加入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取消外汇管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所有成员国的经济、财政政策应加以协调实施。

第二阶段从 1994 年 1月 1 日起到 1997年底为止。它要求各成员国在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实现统一，在经济领域共同达到以下四项标准，即(1)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超过 3个情况最佳国平均水平的 1.5%；(2）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公共债务不超过 60%；(3)各国货币至少两年内在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浮动幅度不超过 2.25%；(4）各成员国的利率不超过 3个情况最佳国前 12个月平均利率 2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从 1997 年至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共体 12 国一致同意该阶段分作两步走：1996年底，由欧共体理事会的特定多数表决来确定可以进入第三阶段的成员国，条件是达到了上述四项标准，并于 1997 年由欧共体理事会予以确认。如果达标国不少于 7 个，欧共体首脑会议即可确定发行单一货币——“埃居”的具体日期 如果达标国少于 7个，则按第二步于 1998 年 7月 1 日之前召开首脑会议，确定哪些国家已经达标。达标国至迟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单一货币；未达标国待达标后可随时加入。

同时，在第三阶段内，最迟应于 1998 年 7月 1 日建立独立于各国政府的欧洲中央银行。该银行由欧共体理事会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总裁理事会任命的管理委员会来领导。

该条约另以备忘录方式给予英国保留享受例外的权利，即由该国自行决定是否进入第三阶段及何时进入第三阶段。对丹麦则准许其待国内举行全民公决后再予定夺。

“马约”在政治联盟方面规定，政治联盟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更为密切的国家联盟”，加强“部分超国家机构的权力”，从 1994 年起实现“逐步把国家权力向欧共体转移”最迟于 1999 年 1月 1 日实行共同对外与安全防务政策；欧洲联盟的武装机构——西欧联盟将执行欧洲联盟在防务方面所作出的决定。“马约”还规定了欧洲公民身份的主要内容 欧盟每个成员国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其他任何成员国，在欧洲选举和市政选举中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此外，该条约还对欧共体内部的移民、内政、司法、协调基金、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等制订了相应条款。

至于 1992 年 2 月 7 日正式签署的欧盟条约，除确认上述内容外，还作出了几点进一步的声明：

1. 欧洲联盟是在欧共体基础上建立并通过在外交、司法和警察领域的共同政策而得到完善的联盟。

2. 欧共体是 1958 年 1 月 1 日成立的共同市场的直接继承者。欧共体 12 国到本世纪末将建成包括货币联盟、拥有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联盟。

3. 欧洲议会：在部长理事会和议会之间建立一个共同决策程序，在内部市场、文化、司法方面拥有否决权。

4.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二十国部长理事会将首先应当根据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的方针决定哪些问题属于共同行动范围，决定哪些问题需以多数票通过。

以上所述就是‘马约’的基本精神。

三、欧盟一体化的前景

（一）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以 1991 年‘马约’的通过为标志，欧共体的一体化进入了欧洲联盟的阶段。由于这一阶段的一体化程度与以往相比要高出一个甚至几次层次，会使各成员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侵犯’；这必然要遭受到各国民族主义势力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正因为这样，欧盟本阶段的一体化进程不同于欧共体时期的一体化进程那样长时期呈直线推进的态势，而是命途多舛，风波四起，险象环生，令各界人士不禁对欧盟一体化的前景产生种种疑团。为此，在谈及欧盟一体化前景之前，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近 3 年来欧盟所遇到的种种冲击。

1. 欧盟新一轮一体化进程一再受阻的原因

近 3 年来，欧盟新一轮一体化进程自‘马约’签署后几个月起，就一再发生曲折和困境，以致拟议中的进度多次受阻。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丹麦、英国未能如期批准“马约”，从而引发了一场危机。1992 年 6 月 2 日，丹麦公众以微弱多数否决了‘马约’；随之，英国又表示它要等 1993 年丹麦举行再次全民公决后再行批准‘马约’。第二，更有甚者，一向力主欧共体和欧盟一体化的法国，在 1992 年 9 月 20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只有 52.1%的微弱多数票支持欧盟一体化的新进程。丹麦和法国的全民公决表明：一方面，在欧盟内部不支持一体化者大有人在；另一方面，两次公决的结果在欧洲政界及公众中对欧盟一体化的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三，欧盟各国普遍陷入经济衰退及特大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经济危机持续了两年以上。令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始料未及的是，就在‘马约’签字产生的一派成功与欢快的气氛中，一股极强的干扰与破坏力已悄悄袭来，人们很快就会领略它的威力，这就是降临在西欧的于 1992 年开始的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由于受到美国和其他一系列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消极影响，对进出口贸易依赖性很强的欧盟各国经济无不处于停滞或下跌状态。与之直接关联，财政赤字大增，失业人数直线上升，通货膨胀率猛涨。1992 年欧盟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1.1%，低于上一年的 1.3%，更低于 1990 年的 2.8%。到 1993 年，欧盟经济增长竟呈负值，幅度为 0.6%。生产直线下降，直接造成了失业人数的激增。1994 年，西欧各国的失业人数已达 1800 万以上，占西方失业大军的一半，当年的整体失业率为 11%上下。受经济衰退和其他因素影响，通胀率也是急剧上升，各国纷纷突破 5% 的大关。经济衰退又派生出多次的金融风暴，使欧盟遭受到短期内难以弥合的重创。自 1992 年 9 月以来，欧盟内部发生了二战后罕见的金融风暴，使各成员国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纽带——欧洲货币汇率机制接连受到迅猛冲击。尽管各成员国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力图稳定该机制，但收效甚微，不足以扭转颓势。在这样情况下，英国宣布本币英镑、随后意大利也宣布本币里拉暂时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同时，西班牙货币比塞塔、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的地位也极不稳定，截至 1993 年底已分别贬值四五次之多。除马克以外的各成员国货币，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金融风暴的袭扰，使各国的经济运行也连带受到很大的冲击。事情的严峻程度，迫使欧盟各国通过紧急对策，宣布除马克与荷兰盾之外，其他国货币对埃居的上下浮动限度由 2.25～6%扩大到 15%。此举虽然对稳定各国货币产生了较大作用，却是一种削减一体化程度的‘倒退’，以致迅即招致了评论界对欧盟前景说三道四的浪潮。总之，金融风暴对欧盟一体化造成的剧烈负效应，不能不对‘马约’的实施带来重大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困难。

2. 德国重新崛起对欧盟一体化提出了新问题

德国重新统一并迅速崛起，其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大大改观，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明显加强，使得欧盟内部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法—德关系变得异常微妙，这不能不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带来种种消极作用。

德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

(1)在经济方面实力雄厚。①现在的德国,人口数量在全欧仅次于俄罗斯居第 2 位,两德人口合计 8000 余万，已远远超过英、法、意三国各自的水平。②其国民生产总值由统一前（指西德）占欧共体总额的 25% 上升到占 30% 其每年向欧共体预算净缴纳 90 亿埃居，在各个成员国中贡献最大。与之相比，同样属欧洲大国的英国，每年只缴纳 50亿埃居。③德国马克在改造东部 5 个新建州和 1991～1993 年遍及西方各国的严重经济衰退中，不仅没有因本国经济负荷而变得疲软，相反却趋于坚挺稳定，且成为欧洲各国公认的主导货币和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流通资本。④德国依靠雄厚的经济、财政实力为后盾，积极向迫切需要大量资金以支撑其体制转轨的东欧诸国施加影响，以求把东欧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增强与法、英等潜在的异己势力抗衡的实力。例如,从 1989 年到 1994 年，德国对不包括前苏联成员国在内的东欧诸国的直接投资额,从不足 0.2 亿马克猛增到 114 亿马克，成为欧洲各国最大的投资国或仅次于后来居上的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它还是几乎所有东欧国家乃至前苏联欧洲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当前的德国正是这般的强盛，以至于欧盟其他成员国如不取得德国的支持或赞同，其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的目标就可能大打折扣。最突出的一例是,自 1992 年下半年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不顾[illegible]法国等伙伴的强烈要求，坚持不肯降低利率，致使经济实力逊于或远逊于德国的各国的资本，在本来已属紧缺的情况下却不能不被吸引到德国,从而延缓了各国走出经济谷底的进程。反之,德国自 1993 年 10 月以来多次降低利率，其他成员国纷纷效仿，又带动了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德国执欧盟经济之牛耳，由此即可见一斑。

(2)德国为争当政治大国跃跃欲试，多方出击。一方面，德国由于统一后地位显著提高，已不甘心继续充当美国的小伙计，正多方游说力求获得标志着政治大国地位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以便同英、法两国平起平坐，以完全独立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另一方面，德国力图在处理欧洲重大事务的进程中充当主导力量，高出英、法一筹。例如，1991 年，德国政府在事先不同欧共体成员国协商的情况下,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成为肢解宿敌——南斯拉夫联邦的主要外部力量。另外德国在欧盟范围内首开将提供经济援助与人权问题脱钩之先河,率先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从而把法国等竞争对手甩在后面，抢先打入了中国和亚洲市场，获得了在亚洲开展政治、经济事务的主动权和优先权。德国在外交上采取的这些步骤，均置法、英等国于被动地位，这些举措不能不在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在法、德国之间产生种种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

(3)在军事方面，德国大力落实以西欧联盟作为欧盟独立支配的武装力量的目标，并已初见成效。它联合法国首创了欧洲军团这一由欧洲人独立掌握的武装实体，并确立了部队的编制、指挥系统、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随后，欧洲军团又吸收了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部队加入。1994 年,德国又同法国合组了一支跨国的欧洲海军力量，并立即投入训练和演习。德国在军事领域内的积极运作，往往容易使那些曾遭受纳粹德国侵占的欧洲国家产生德国军国主义抬头的印象，进而又可能产生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可能不是德国被稳妥地纳入欧洲体系，反而是以“德国人的欧洲”告终的忧虑。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确实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然而如果我们对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各种积极因素作出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因素同消极因素对比，处于更强劲、更有经常性、更具实质意义的主导地位。

3. 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的诸种动力

有助于欧盟加速一体化的积极因素或曰推动力众多，其中最主要的可概括如下：

(1)欧盟已为其实现新的一体化奠定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也得到了各成员国及其多数居民的理解与支持。能够支持这一点的论据是：①丹麦公众虽曾于 1992 年否定了“马约”,但经过再认识之后,又于 1993 年接受了“马约”。②在批准“马约”的公民公

决或议会表决中，虽则几度出现对一体化不利的情况,但最终结果是 12 国全部接受了“马约”。③自“马约”签字到今天，欧洲和国际有关组织多次举行是否接受“马约”或是否赞成欧洲一体化的民意测验，其结果无一不是赞成一体化的观点占上风，尽管每次赞成票所占比例不同,甚至变动很大。

(2)欧盟已建立了相应的超国家机制，且有关立法工作已基本完成。迄今为止，欧盟的一整套超国家机构运转正常，发挥着类似一个国家的管理职能。超国家机构中的某些问题，如欧洲议会中的按各国议席比例表决机制问题，经过几次争议已获妥协。同时,欧盟、欧洲经济区的各种法律、法规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各成员国本国的法律、法规。

(3)欧盟对北欧与东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今年,瑞典、芬兰、奥地利三国正式加入欧盟,挪威也仅以很接近的等数未获准加入欧盟。这样一来，长期以来处于与欧共体对峙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便只剩下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等国,实力根本无法再与欧盟抗衡。另一方面,东欧各国对欧盟的向心力日趋强烈，纷纷要求加入欧盟。继 1991 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成为欧盟的联系成员国,1993 年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又成为联系成员国后,波罗的海三国也于 1994 年成为联系成员国。土耳其也同欧盟签订有关条约，成为欧盟的特殊伙伴。至于前南斯拉夫联邦中的大多数成员国,摩尔多瓦、乌克兰、阿尔巴尼亚、马耳他等国,成为欧盟的联系成员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欧洲各国归一于欧盟是大势所趋，而在加入欧盟之外探寻其他道路，倒是一个令人生疑的问题了。

(4)欧盟各国已建立了并不断健全着一套成效显著的合作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各成员国在一体化合作中基本上处于平等互利的地位，而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受益程度更为明显。最突出的事例是葡萄牙，帮助该国摆脱落后状态、进入现代社会的许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如国际机场和地铁、运河),费用的一半以上是从欧共体专门用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基金”中拨给的。希腊也有许多类似的例证。至于提供款项的发达国家，则从受援国家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中，为本国高附加值的资本货物开拓了稳定的销路；通过受援国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又从而降低了本国出口商品的交易费用，提高了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5)西欧联盟作为欧盟一体化的军事组织，增强了欧盟的凝聚力，提高了欧盟的国际地位。自 1992 年底吸收希腊以后，西欧联盟的成员国已扩展为 10 个。由于北约同俄罗斯的关系仍未正常化，俄方的民族主义势力又呈不断扩展之势，东欧诸国和一些前苏联的欧洲成员国不能不把本国的安全与稳定寄托在加入北约或西欧联盟上。有鉴于“北约”暂不对东欧诸国开门，各国便力图与西欧联盟建立密切的联系,最终成为其一员。1994 年 5 月,西欧联盟外交和国防部长联席理事会决定，接纳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九国为该组织内不具备否决权的“联系伙伴国”,从而使自身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大大增强。为了扩大欧盟在波黑问题上的发言权，改变美国一家说了算的局面，西欧联盟组建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已切实参与解决波黑乃至巴尔干地区纠纷。另外，欧洲军团拟于 1995 年扩建为 3.5～4 万人,并投入国际维和行动。

(6)在欧盟内部，以英国为代表的反一体化势力的影响不断下降。由于各自国情和利益的重大差异，欧盟各国对待加速实现一体化、建立统一的欧洲态度不尽相同，而大体上可分为两大派：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促进派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反对派。从总体上看,促进派是主流派,除英、丹、爱三国外,其余九国均属促进派。而且,丹、爱两国对一体化进程所持的怀疑态度,远不似英国那样坚定。而且,在两极格局崩溃后，英国这一派的势力正趋下降。这是因为：①由于冷战已结束，美国不再如以往那般高度重视同英国的特殊伙伴关系。近年来美国官方公开接待被英国政府视为“叛乱分子”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代表即为明证。另一方面，英国国内主张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人士也明显减少，而力主全身心地投身欧洲大家庭者却大大增多。这种倾向也反映到执政的保守党上层集团：梅杰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比其前任玛·撒切尔夫人更加靠近欧洲。在今年举行的保守党主席改选中，梅杰又战胜了持反欧洲一体化观点的对手。②由于欧盟的国际地位日趋增强，曾长期追随英国立场的爱尔兰、丹麦经过长期观望后最后也倾向于支持欧洲统一。因而，英国所持的反对加速一体化的立场在欧盟内部已处于异常孤立的境地。

(7)欧盟领导人及各成员国领导人均属统一促进派。欧洲公众的意原与要求自然要反映到各国首脑乃至欧盟决策集团中来。1995年1月,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施政演说中坚定地表示:应按计划在本世纪末实现欧洲统一货币,以便追求“欧洲一体化的共同价值和最高目标”。他并要求英国结束‘例外的特权’,同其他国家一同在一体化道路上前进。德、法、意等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新当选总统、总理也持同桑特类似的支持加速一体化的政治主张,坚持联合,坚持把一体化进程推进到最终目的。如此看来,在欧盟政治家范围内,按既定方向和目标推进,如约完成欧洲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最终实现欧洲联邦的宏图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人心思合的大气候之下,尽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促进一体化进程的重大决策进行干扰,尽管欧盟内部‘核心欧洲’与‘多元欧洲’之争至今未见分晓,但欧洲统一的步伐仍在缓慢地、不停步地向前迈进。1994年以来标志着这一迈进的主要事件包括:1994年1月,作为未来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的欧洲货币局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始办公;1993年欧盟成员国首脑(希腊)科孚岛会议通过的11项跨国特大型公共交通项目,自1994年以来陆续动工甚至竣工;同年11月,由德、法、西、比、卢五国部队组成的欧洲军团部队,在德国将军维尔曼的统一指挥下,完成了欧洲军团自组建以来的首次大型军事演习;同年,欧盟就落实欧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所必需的资金与执行机构这两大难题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使这一计划经长期争论后步入起步阶段。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出台已4年的“申根协定”在1995年3月26日终于排除重重困难付诸实施。这意味着欧洲统一大市场所要求的商品、资金、人员、劳动力四大要素自由流通,至此真正全面地落实了。再有,不久前召开的欧盟成员国首脑戛纳会议,把实行欧洲统一货币的日程确认为1999年1月1日。此举看似比以往的1997年1月至1999年1月放慢了速度,但实际上是更加具体化了,更加确定,因而也是更有把握了。

(8)欧盟各国的经济普遍复苏。1994年以来,欧盟各国的经济纷纷走出谷底,趋于复苏。其形势不仅明显好于1993年,而且也比各国政府和经济界在1994年初甚至年中所作的预测更为乐观:同1993年欧盟经济总体下跌了0.6%的不利形势相比,1994年欧盟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幅度高于2.5%。这一幅度高于1992年的1.1%和1991年的1.4%,仅次于1990年的2.8%。在1993年,欧盟12国中仅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呈正态增长,而在1994年12国一般均出现了幅度为2~3%的增长。其中长期在欧盟充当‘经济发动机’的德国,增长率为2.8%,法国的增幅为2.6%左右,分别比年初官方的估计数高出1个百分点上下。具体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生产方面,继上一年英国等二三个国家工业回升后,1994年12国均出现了回升,幅度大多在3%以上;在建筑业,各国的增长速度更高,许多国家达5%以上。各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则还要高。经济形势好转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在经济出现强劲增长势头的同时,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据欧洲统计局1994年第4季度公布的数字,欧盟当年的平均通胀率为3%,是最近7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比本次周期中的最高点6.3%降低了一半以上。在12国当中,通胀率最低的法国仅为1.6%。其三,欧盟国家进行了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在1994年已大见成效。突出的表现在于:欧洲电子工业依靠开发新品种重新崛起。飞利浦公司、通用半导体—汤姆森公司、西门子公司和德律风根微电子公司在高集成芯片、全球移动电话通信系统、电子自动停车装置、磁卡等高新技术领域内从美国、日本企业手中夺回了世界第一流产品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再者,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汽车公司大力攻关,工艺水平提高,成本明显下降,在美国、亚洲市场上大大拓展了销路。

经济形势趋于好转,欧盟各国领导人即可摆脱诸多应付经济困难等方面的牵挂,重新把如何加速一体化进程、如何贯彻“马约”列入主要议事日程,全力推进大欧洲的发展。根据以往每当进入经济复苏时期欧洲一体化进程即大大加速的经验判断,欧洲联合当前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9)经过同外部对手的多次交锋,经过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欧盟的政治家们已经领悟到了,加快欧盟一体化进程是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其中主要是同美国、日本进行竞争的需要。在冷战后时期,美国、日本正在进行新的战略攻势,欧洲的兴亡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欧盟一体化面临的外部严峻挑战

欧共体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来自外部

的强劲压力——美国的控制与苏联可能的入侵，而欧盟当前加速一体化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其中有的是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今欧洲的政治家同他们的前任一样，善于审时度势,把面对的种种压力、种种挑战变为动力,化欧盟内部妨害一体化的消极因素为推动一体化的积极因素。

1. 来自北美的挑战事关欧洲未来的国际地位

所谓北美的挑战，指的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所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酝酿多年的区域化合作组织，正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投入运转。对于欧盟而言，这意味着给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今后谁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因为,一方面,北美三国在人口和面积方面已超过了刚刚诞生了一年的、由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组成的统一欧洲经济区；另一方面，即使在贸易规模方面，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差距也并不太大，两者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之差不过 10 多个百分点。不难推测，欧洲经济如停滞不前或联合的成效微不足道，则二者的地位互易将是 10～15 年内即可发生的现实。另外，联系到美国前总统布什早在 1990 年就已发出的“美洲倡议”,号召美洲各国共建“美洲共同体”(或称美洲经济圈）一事，可见欧洲所面对的潜在巨大压力是何等惊人。迄今的现实是,已有近 20 个加勒比或拉丁美洲国家已正式或非正式地表达了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愿望与要求；北美自由贸易区方面也公开宣称，要把智利作为第一个候补成员国，对其入盟优先考虑。去年 12 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于美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无疑是一次极其猛烈的冲击，将使这一进程有所延缓，并使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明朗化，从而使这一进程更趋复杂、更趋困难。但截至目前为止墨西哥的经济状态及拉美各国对此的反映表明，美洲大陆一体化的大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只不过这一进程比美国领导人所预料的要更长、更为艰难，代价也更高得多。来自北美和美洲大陆的严酷事实，必然要迫使欧盟一体化进程更快、更稳妥、更有效地推进。

2. 亚太区域合作的蓬勃发展使欧盟日感吃紧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素以缺少完善的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为特点。但自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西雅图会议以后，该地区的国际合作出现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崭新局面。第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此时已不复停留在“清议馆”的地步。由于各国政府首脑积极介入，这一组织的权威性和凝聚力大为提高。这无疑将促使亚太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的全面合作骤然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其依据是,第一,美国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试图建成以北美和东亚为两大支柱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以与整个欧洲抗衡。当然，这一构想的潜台词是，必须以美国为盟主，以美国的意愿为指导方针。于是，这一构想的现实性便大打折扣。但是，它又促使不肯屈从美国的日本、马来西亚等国设计和推出更强调平等互利、更富有可操作性的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例如,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论坛”,虽则受到美国的抵制，日本也惧于美国的压力不肯贸然表态，但已受到不少东亚国家的关注和理解。第二，历来以欧洲国家自居的俄罗斯，如今正千方百计地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事宜。科济列夫外长在最近的讲话中，把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提高到与俄罗斯振兴经济密切相关的高度；并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加强了同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的经贸技术合作。第三,澳大利亚宣称“脱欧入亚”不仅有宣言，而且付诸于行动。该国政府不仅提出了与美国彻底脱钩的日程表，而且近年来多次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参加一系列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合作会议。第四,至于 1979～1994 年年均 GDP 增长速度达 9% 的中国，则正在成为该地区令各大洲瞩目的合作伙伴与最大市场。继 1992年中国跨上世界第十一大贸易国的高位后，中国又于 1994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第五，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以其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存量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几个海外投资国之一的地位，正力图争当这一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的盟主和主导力量。第六,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领域内余威犹在。

、以上 6个因素虽则均很有份量，但看起来比较零散、孤立。但是,当着 1994 年第二届亚太地区首脑非正式会议在茂物召开，并提出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一体化日程表之后，这 6 个因素变为一股威力无比的洪流由设想变为有机制作保障的宏伟大目标，亚太地区变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前景已从模糊变得比较清晰了。

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远景对欧洲的震动，较

之美洲经济圈更强、更甚，简直像一股由远而近的潜在冲击波。

3. 欧盟在高科技应用方面处于下风

不容置疑，在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合作在未来数十年内命运与前途的高新技术方面，欧盟在欧共体时代已落后美、日多年。进入欧盟时代，欧盟某些成员国在若干领域项目上同美、日的差距明显缩小，但全面赶上美、日，则还是一种远景目标。

导致这种不利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欧共体寄予极大希望的发展高科技的“尤里卡”计划，在实施 10 年后未能实现全部目标。其症结在于，由于未能完全突破国别的局限性，以致出现了科研经费不充足和未能集中使用，科研项目组织不得力、科研骨干配置分散这两方面的严重弊端，最终是未能收到规模效益，未能在预定时间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许多欧洲国家在六七十年代过份强调社会福利和就业，以致把开发高科技视为影响就业、导致失业的“罪魁祸首”而倍加排斥，乃至许多领域内高新技术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三是平均主义倾向较强的收入分配体制和税收体制，阻碍了许多欧盟成员国科技人员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因而使新技术产品从研制成功到投入批量生产这一周期拖得太长。所以，欧盟迄今尚未扭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尖端产品因不能及时换代更新而在国际市场上份额不断下降。还在 1975～1989 年，欧洲电子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即已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以上。而今，美、日在航天、电子、计算机、通讯、生命科学等大多数高新科技领域及相关国际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格局仍在延续。本世纪以来世界重大科学发明的 2/3 以上均为欧洲人作出的，而如此沉重的现状，尤其又是处在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一步步转向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当今，不能不使欧洲人深感命运之艰难、压力之巨大，这当然也会反转过来促使欧洲人依靠加快一体化之路以图强，靠诸成员国之合力重振昔日之雄风。因而，在这一大背景下，寻求联合与一体化，便不能不先声夺人地成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及其他欧洲人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使各欧洲民族间的宿怨与新争不能不退居到次要地位。这也就是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反而可以在客观上变成欧洲人加速其一体化进程，以完成欧洲联盟各项远大目标并确立其在未来世界新格局中有利地位的强大动力。

4. 跨世纪难题——就业必须借助各国的合作才能解决

在欧盟各国于 1994 年纷纷走出经济低谷的同时，人们却发现：尽管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先后好转，就业问题却无起色，有的国家失业率反而攀升。到了 1995 年中，就业状况在欧盟 15 国中仍未见明显改观。加之，各国在就业理论、政策方面又无突破，就业问题已注定要发展为一个跨世纪的经济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同样在制约欧盟会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健康发展。但经过多年解决就业问题的实践，欧盟各国已达成一个共识，即就业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各成员国的合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欧盟成员国首脑每年的例会，均以很大的精力专门研究就业问题，共同寻求有效的对策。在一些领域，欧盟已找到一些有成效的措施，突出的一例是：欧盟成员国共同筹资出台了一系列跨国的大型、特大型公共交通项目，每个项目都吸纳了万人左右甚至更多的职工就业。再者，从战略上看，欧盟统一部署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一旦全面实施，将会从基础设施到通讯、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提出广泛的需求，从而为解决就业开拓广阔的道路。可以说，欧盟已把跨国合作作为解决就业难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5. 地中海沿岸的安全与稳定对欧盟各国利害悠关

无论是保障原油进口源源不断，还是欧盟国家同外界的交通运输往来，欧盟各国都必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北非、中东作基础，对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是这样，对于德国、瑞典、奥地利、荷兰也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日见抬头的形势下，这一问题便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化，迫使欧盟领导集团及各成员国把向外发展的关注点部分地从东欧转移到北非与中东。在这两个地区具有切身利益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更是首当其冲。还在 1994 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即向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出建立“欧洲—地中海经济区”的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欧盟国家同北非各国（暂不包括利比亚）在政治、经济和安全诸领域的合作，彼此建立伙伴关系，逐步实现双方的自由贸易和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今年 2 月法国发生阿尔及利亚 4 名极端主

义分子的恐怖事件后，与北非、中东国家加强全面合作乃至未来把欧盟扩展到北非、中东更展示出其势在必行的趋势性，引起了欧盟各国的广泛关注，各界人士对这一问题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法国前任总理巴拉迪尔就曾明确提出：“欧洲的安全、繁荣及其在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欧盟能否在地中海周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即使原来在欧盟南扩问题上持冷漠态度的德国、奥地利等国，现今也有了新的认识，转而采取比较积极的合作态度。从此，欧盟内部东扩与南进之争也就达成了互作让步的妥协。可见，来自北非和中东的挑战，对欧盟各国既是压力更是合力，恰似一付粘合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欧盟的前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经历了 40余年的蓬勃发展和曲折动荡的路程后，西欧各国政治家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协作与一体化欧洲各国才能避免沦为世界二三流国家的厄运，才能在日趋激烈尖锐的国际竞争中有所作为，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在两极格局崩溃之后，西欧政治家们为欧共体的未来绘制了新的蓝图，其核心就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只有建成一个齐心协力、共同对外的欧洲一体，才能有效地同来自北美和亚太地区的强劲对手竞争。对此，除国情比较独特一些的英国而外，欧盟 11个原有成员国和今年新人盟的 3个成员国已取得大体一致的共识。这正是‘马约’屡经风险而最终被全体成员国接受、欧洲联合汇率机制经久不衰、意见纷纭的各成员国对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采取一致立场、利益各不相同的各国接受了德国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原则以及欧洲表决机制问题上的激烈纷争终归统一等一系列尖锐对立的歧见均以妥协和互让而收场的原委。这也有力地表明，欧洲统一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不以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有鉴于欧盟 15国之间存在着文化历史、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居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的磨合与消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绝非三五年或七八年就能实现；加之，欧盟今后在许多政策措施方面将不能不迁就或照顾那些有望入盟的联系成员国，而这很可能使欧盟适当放宽一体化的步伐或降低某些一体化指标的尺度。因此，一个在政治、外交及国防方面高度统一的欧洲之最终建成，很可能比现今欧盟领导集团所预期的时间要更长一些，进程也会更加复杂多变。然而，不管今后局面如何变化，大致到 21世纪第一个 10年内，一个以同一声音面对世界的统一欧洲，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新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将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四、欧盟——对中国日趋重要的经贸伙伴

在欧盟各成员国中，有不少国家曾同我国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芬兰在西欧各国中率先同我国签订了第一个政府贸易协定，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德国在西方世界中最早实行把经济技术援助同“人权”问题脱钩的政策。……

在长期友好往来的基础上，我国同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正式建交，开始了同欧盟国家密切交往的新篇章。

中国同欧盟保持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石是双方在经济技术诸方面存在广泛、深入的互补性。其一，欧盟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我国有数百种商品输往欧盟，其中形成规模的“拳头”产品大致有：服装和纺织品、玩具、家用电子产品、皮某制品及旅游箱包、鞋帽、雨伞、塑料制品、羽毛羽绒、人造花、家具、蔬菜类罐头、生丝、餐具、工具、钟表、铸铁及钢制品、无机化工产品、煤炭及石油、竹草制品、羊毛、地毯、棉花等。其二，欧盟是中国所需先进技术、设备的最主要供应者。自 1979年至 1994年 6月，我国从欧盟诸国共引进了 1985件(套)重大技术设备，全部金额达 184亿美元，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金额都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有 锅炉、机床、仪表、汽车、电气设备、测量仪器、光学仪器、有机化学产品、钢材、飞机、化工原料、化肥、纸张及纸浆、医药用品和船舶。中国同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 20年基本上呈稳步增长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1980年中国与欧共体的双边贸易额为 51.8亿美元，到 1994上升为 315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 5倍。1995年 1～4月，中国同扩大后的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为 105亿美元，预计全年可突破 400亿美元。目前，欧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次于日本、香港和美国）。

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加快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大中企业的技术改造具有重要意义。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